

## 第十四回 奸相逼婚 怨女離魂

詩曰：

姻緣本是訂三生，冰判何能去強成。

美意殷勤轉惡意，奸權一來任縱橫。

宣爺自代兒子在裴府定了這門親，又是柯老為媒，也知裴爺用意，便力勸兒子念書。宣公子此刻心內一塊石頭落將下來，也想大登科後小登科，遂下帷苦攻，用心發奮。他平時本是個飽學秀才，胸羅二酉，功惜三餘，略加工夫點綴，越發文思大進。那年正當大比之期，應歸他本省鄉試。奈因路途遙遠，宣爺不放心打發他一人前去，遂在京中代他拔例納粟，追赴本京鄉試。到了場期，宣生進去，本是平昔根深，文不加點，頭場三篇，一揮而就，繳卷出場，將文字謄寫出來，呈與乃尊一看，宣爺見他字字珠璣，句句錦繡，心中大喜。那二場三場宣生越發容易，早早完了。三場事畢，在家候榜。到了放榜日期，宣登鰲中了亞元，就有報子報到府中。宣爺夫婦俱是大喜，賞了報錢而去。宣生免不得去吃鹿鳴宴、謁房師、拜同年、吃喜筵，忙忙碌碌一個多月，又去用會試工夫。

光陰易過，瞬息間就是次年春闈，正總裁點了裴爺，副總裁點了柯爺。一個鐵面無私，一個拘執不徇人情。雖奸相蔣文富要代兒子通關節，也無從穿插，所以禮闈肅清。宣生會試三場，自不必說，好似探囊取物。直到揭曉，又中了經魁第八名。報到宣府，宣爺夫婦歡喜自不必說。宣生去謁座師：一是裴爺，彼此甚是喜歡；一是柯岳丈，彼此相見，俱有羞慚之色。這些閑話不消細述。單言殿試日期，天子臨軒，考選新進士。選來選去，選出三鼎甲。那榜眼、探花不用交代他出跡，只訴狀元中了宣登鰲。天子見狀元生得才貌雙全。龍心大悅，敕賜游街三日，好不榮耀。此刻宣府、裴府、柯府人等無不歡喜，只有柯老漸有些慎悔起來。當初若不將寶珠逼死，允了這頭親事，豈不得一個狀元女婿？今日白送與老裴受享。忽又轉一念道：“宣家小畜生！坑死我家女兒，做此敗行之事，怎麼反中起狀元來？這也是我的眼瞎，卻不該取中他的進士。”此刻柯老心中猶錯怪宣生，這且不表。

只言宣狀元游街已畢，回朝覆旨，當殿授為翰林院修撰之職，少不得赴瓊林宴，回府祀祖，拜父母，又去拜裴爺、柯爺。家內擺下喜筵，開鑼演戲，款待賓客，好不熱鬧。忙了三五日，再去拜九卿六部，謁見閣相，別處拜見，不用細講。

只言奸相蔣文富，因想兒子年已不小，也指望他功名成就，好繼一脈書香。又知兒子學問平常，仗著自己武藝，未必得中，見天子春闈點了裴、柯二公做了主裁，欲代兒子通個關節，面托二公。無奈二公毫不徇情。奸相深恨裴、柯二人，欲待報仇，又無從下手，只得隱忍在心。心中正在納悶，忽見堂官進來稟道：“啟相爺，今有新科狀元宣登鰲稟見太師，未得鈞旨，不敢擅入。”蔣相聽說，點一點頭，即命堂官代他相迎。常官領命迎進宣狀元。狀元見了蔣相，尊聲：“老太師在上，容新進學生宣登鰲拜見。”說著，拜將下去。蔣相見狀元行禮，因他是天子門生，也將身站起，立在一旁，只叫：“殿元公行常禮罷。”受了兩禮，即命常官拉住，分付看坐。狀元道：“老太師在上，學生理當侍立聽教。”蔣相道：“未免有幾句話兒談談，哪有不坐之理？堂官看坐。”堂官答應，在左邊一旁擺下椅子，狀元向前告坐。坐定，堂官送茶。茶畢，蔣相道：“殿元公少年英發，名魁天下，他年必為國家棟梁。”狀元連稱“不敢”，道：“新進小子，樗櫟庸材，僥幸以得功名。倘有不到之處，仍望老太師指教。”蔣相笑道：“殿元公未免過謙了。”又談了些別的閑話，狀元起身告辭，蔣相命堂官送他出相府而去。

蔣相見狀元生得才貌超群，語言出眾，頗有招他為婿之意。因想：女兒年已十六，小字連城，尚待字閨中，不若招新科狀元為婿，以了我老來一樁心事。且住！當面不好言婚，不若叫門生鞏通政到來，托他將媒，他還會說話，善為撮合。想定主意，即叫人到書房去請鞏通政。通政下朝無事，每日在相府書房陪著蔣公子談嫖經。今一見相爺來叫他說話，起身如飛，出了書房，趕至中堂。見了蔣相，早已卑躬折節，笑臉相陪。尊聲：“老太師在上，門生鞏固請安。”向前打了一個千兒。蔣相分付坐下，通政告坐。坐畢問道：“老太師呼喚門生，有何分付？”蔣相道：“只因老夫有一愛女連城，年已十六，尚在擇婿，並無一個可意兒郎。老夫見新科狀元宣登鰲才貌雙全，倒與吾女是一對佳偶。今煩賢契前去為媒，事成必當重謝。”通政連稱不敢，道：“這宣殿元，莫非宣侍讀的令郎麼？”蔣相道：“然也。”通政道：“既是老太師分付，門生理當效勞。”蔣相道：“老夫在此專候佳音。”通政起身，告別蔣相，到了門口上轎，一直往宣府而來。

轎到宣府，早有門公入內通報，宣爺整衣出迎。此刻，通政已下轎進來。彼此見面，拉手相讓，到廳。見禮，分賓主坐定。家人送茶。茶畢，宣爺道：“寅兄今日光降寒捨，有何見論？”通政道：“無事不敢輕造貴府。只因蔣太師有一愛女，年已十六，才貌雙全，射屏未得其人。今見令郎殿元公，倒是一對郎才女貌，堪為配偶。故命小弟到此為媒。兩下門當戶對，寅兄不可錯了這好機會，望乞俯允。”宣爺吃驚道：“若論相府議婚，小弟求之不得。但小兒已聘柯太僕之女，何得停婚再娶？望寅兄婉言回覆太師，容日荊請。”通政笑道：“寅兄不要固執不允，堂堂當朝首相也是難仰扳的。允了親事，還有許多好處。”宣爺聽說，把臉一沉道：“小兒履歷載明已聘柯氏，非我說謊。還叫小兒休了柯氏去就相府之親？還叫相府千金來做小兒的二房？至於有好處沒好處，也不能以此挾制於我。其話欠通。”通政被宣爺批駁一番言語，說得滿面通紅，即起身告別。上轎而去。

到了相府，入內，見了蔣相，便將宣爺不允親的話說了一遍。蔣相大怒道：“老夫好意向他求親，他到拿班做勢起來，有多大的學士，有多大的狀元，敢來抗拒老夫？少不得將這班無知畜生，一個個治於死地，方出心頭之氣！”說著，只叫：“可惱！可惱！”通政陪笑道：“老太師請息怒。謀事在人，只要門生略施小計，包管入我彀中。”蔣相變怒為喜，道：“賢契計將安出？”通政道：“只要問聲柯太僕可有女與宣府為婚，若真此事，別作計較；若無此事，只消老太師發一請帖到那裏，說有一壽屏托殿元公一寫，不怕他敢不來。來時只用設席款待，門生假意相陪，將酒把他灌醉，一面硬將他送入小姐房中。等他醒來時好意應承，通知他父母擇日入贅。若倔強時，只說他酒後私入相府，硬闖進閨房，調戲宰相的千金，該當何罪！只消老太師一本奏於當今，看他狀元可坐得穩？只怕他父子總要問罪呢。門生拙見如此，請老太師上裁。”蔣相道：“此計很好。就是這麼辦法。”

即取過宣狀元履歷手本一看，果填的聘妻柯氏。遂打發家人到柯太僕府去問。去了一會，即覆命相爺道：“太僕府中回說，他家只有一位小姐，已死多年，並無宣府聯姻之事。”蔣相聽說大喜道：“分明是學乾故意推托，須要用著鞏賢契之計了。”即命鞏通政去寫請帖，差了一個堂官到宣府去請狀元。說了來意，宣爺因在前不允他親事，怕他見怪，今見他請兒子寫一請帖，

發兒子坐轎，帶了書僮抱琴、醉瑟跟隨，一直往相府門第而來。

到了府前，下轎入內，自有堂官引路去見蔣相，少不得行廷參之禮，又與通政見禮。坐下，略敘寒溫。狀元請壽屏出來寫。蔣相分付：“通政先陪殿元公便飯，然後寫屏。老夫失陪。”說罷起身回後去了。通政邀了狀元到花廳那邊，已擺下現成酒席伺候。狀元與通政推讓一會，坐了上席，通政主席相陪。早有相府家丁上酒上菜。通政有心算計狀元，狀元不知是計，量又有限，被通政左一杯右一杯苦苦相勸，早已吃得醺醺大醉，伏在桌上睡了。外面轎子並跟隨書僮俱吃了酒飯，叫他們先回，說有一夜的壽屏寫呢，次早來接。只剩狀元一人在此，入了牢籠。通政見狀元已醉，一聲吆呼，外邊早跑進幾個家人，七手八腳將狀元抬至連城小姐後樓榻上睡倒，並不通知小姐一聲，一哄而散。

此刻小姐帶著丫鬟俱在樓下閑坐，直到用過晚膳之後，方命丫鬟點燈上樓。蔣相見女兒要回樓去，就把這條密計向他說明，叫女兒依計而行。“這是為你終身大事，不可錯過機關。”這位連城小姐雖是奸相女兒，為人卻性氣剛烈。今聽見乃尊分付的一番話，由不得杏眼圓睜，柳眉直豎，道：“爹爹是何言語！女兒乃相府千金，怕少相當親事？人家既有前妻，不肯使女兒為妾，亦是正理，豈有女兒清白聲名被爹爹用美人計坑陷？女兒有何顏面再生在世上！”說罷，把銀牙一咬，用力向階前槐樹下撞去。只聽得“喀嚓”喀嚓一聲響亮。連城性命好歹，且看下文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